

## 編 後 語

## 念念不忘小思的兩記眼神

葉翠華

北京大學文學碩士，專欄作家，新作《挾錯字》。

主編躲懶，深夜來電要我寫一期編後語。我亦懶人也，不過，想起小思，不敢懶。

今午接小思上樹仁學院演講，從天后廟道拐上寶馬山的車程，不過五分鐘，途中她提到早年也曾到過樹仁演講。甫下車，她指著左右兩幢高樓說：「這也是樹仁的嗎？我上次來的時候，就只有中間這一幢……發展得好快啊！」伴她走入校門，學生們親熱地喊著「小思老師」，搶著說快去霸個好位，就一窩蜂溜了。

兩個小時的精采演說，我還略嫌太短，有些人，你跟他談過一次話，便會上癮，小思渾身上下就有這樣的一股魔力。

晚，仲鳴兄宴請小思，亦猛讚演說動聽。他說，演講完畢，學生們湧進他的房間，嚷著要學校請小思老師來樹仁講課。小思笑了笑說，我六十七矣，如今玩樂是本業，這次還是界面你而來也。看來，小子們要親炙小思，得從書中尋，文裡找了。

賴宇曼在今期專訪小思的文章中劈頭便說，小思教他們做訪問時，一定要看著對方的眼睛。這段文字，勾起了我對小思眼神的記憶。

一九九四年，我跑到中文大學訪問她，談到師生情，她拿起放在窗台上的一顆松子，說是學生在校園小徑拾來送她的，須與靜默，我看到她望著松子時眼睛裡流露出關愛而光彩的神色，深深感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情份。

去年，我們又談了一次，說到搜集香港文學研究資料時，她提及把一份資料錯交某人致事實遭扭曲使用的事，刻下一記痛心自責的眼神，是一位學者的堅持，我至今依然忘不了。

眼睛是靈魂之窗，也是心靈的投影器。小思這兩記眼神，十餘年間，我猶清晰如昨，牽繫著的大概也是一份緣。

今期，另有一篇值得細讀的特稿，是余思牧的《巴金的為人》。跟余老先生有過兩面之緣，他是香港研究巴金的專家，當年膽粗粗寫信給巴金，竟然結緣通訊半個世紀。巴金離世後，我跟余老談過一回，細味他當年跟巴老交往的事情，煞是感人。余老下月將出版一部八十萬字的巴金研究專著，逾八旬的老人為中國文學研究積累寶貴資料，於今仍努力筆耕，我等後學豈不汗顏。